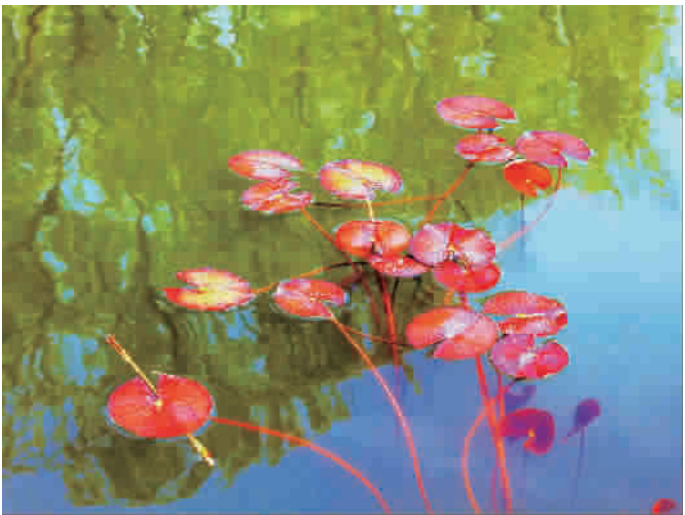


带学生做奉贤区的模拟卷，综合训练板块是关于剪纸艺术的，突然想起前几年跟海派剪纸传承人王建中老师学剪纸的经历。那半年里，我们来自上海各个区的老师们每周都会抽出一个下午，和王老师一起感受剪纸艺术的魅力。那半天，我心情是放松的，思想四处飘荡的往往都是生活的遐想。

最后一天，我们没有上课，是交流学习感想。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想起了同行的工作。他们都很辛苦，生活不知道有没有幸福感？不知道工作是否已经影响了生活的质量？是否还有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压力很大的人会麻木吧？我们的教育理想应该是为幸福人生奠基，但是让一群没有幸福感的人教育学生，并且还期待他们制造那种为幸福而打基础的学习生活氛围，有点相悖了吧？也许，可以像幼儿园似的，一个班由三个老师管理，一个主管，一个副手，一个生活老师，把管理学生的工作分成三个部分：教学，教育，生活心理。这样老师们可以专心研究自己的那一部分事儿，不必为大大小小小孩做和不该做的日常琐事纷纷扰扰的，劳顿而无功。继而联想到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活。我的学生们为何写不出文章呢？他们离真正的生活太遥远，

池塘春发

钱政兴 摄



前年的春节是在医院过的，今年的春节又是在医院过的，让人禁不住就会去想，明年的春节将会在哪一个医院过。

肯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发现：即使在过年的时候，人气最火爆的也不是大街上，而是医院中。那么，是大街，还是医院，更多地代表着世界、人生的真相？

病中无赖聊，只好乱翻书。带到医院的书里有一本李渔的《闲情偶寄》。那天随手翻到卷十五“颐养部”的“贫贱行乐之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耕织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

李渔妙人妙语。讽世之语，也似乎未可以“心灵鸡汤”目之。若视笠翁“贫贱行乐”为心灵鸡汤、人生指南，我这回就

健康

在一些社区走访中，听到居委会干部反映，社区志愿者队伍呈现老龄化态势。一方面是需要，一方面也在担忧他们身体，可谓喜忧参半。

社区志愿者老龄化现象客观存在。只要稍加注意，你就会很容易发现，在一些小区或街头有不少老年志愿者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臂戴红袖章穿梭往来的身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社区一支重要力量。主要原因，一是他们有很强的归属感；二是退休后，快乐地享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份心情；三是为社区所倚重。

老年志愿者，是社区志愿者队伍中尤为闪光的一部分，值得钦佩和点赞。而从社区发展来看，志愿者群体需要多方面、各年龄段人员构成，以体现层次性、广泛性、进步性和社会性。应该说，当

习汉字、学习文学、学习做人，他们该多么幸福开心？

那之后，我尝试着改变，我决定用自己哪怕微薄的力量去影响身边的人，尝试着把生活“剪”慢。我不能改变中高考，我不能改变考试，但是，我可以在一节课哪怕是半节课里，哪怕是陪他们吃午饭的那小段时间里，和孩子们一起亲近自然，亲近艺术。

亲近艺术的前提是亲近自然。说起亲近自然，不禁问自己，有多久没看过月亮盈亏的变化？是否在意过春何时来，冬何时去？湖边的柳树，路边的小草是否已经吐出新



术。然术后效果不理想，诸种症状未见减轻。医生明告：因为病程拖得太长，损伤了神经，而一旦伤及神经，几乎就是不可逆的，左耳的听力已难回复，且耳鸣抑或将相伴终生。如整个病程果与本人五年糖尿病史有关，严重性则要加倍。

怎么办？五十岁本尚是壮年！窗外的阳光白得耀眼，楼下不远就是本市最热闹的一条大街，那里有正在

病中偶寄

丁辉

比，一个“比”字里，尽有世态炎凉与人性亏欠。痛苦与烦恼，缘于“比”，别人比我有钱，比我健康，比我成功，比我走运，于是见不得别人“好”；幸福与满足，竟也可能缘于“比”，自己是否幸福，端要看周围是否有，有多少人比我更倒霉！于是乐见别人“坏”。

起初只是中耳炎，迁延月余，医药无效。医生建议住院手

下，对志愿服务热心者大有人在，心头那份“让世界充满爱”“志在、愿在、我在”的热情，已然化作人生美好追求。然而，从一些社区实际情况看，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还不够匹配，活跃程度仍有欠缺，自觉融入尚未能形成气候。笔者认为，让更多人参与到社区志愿者队伍中来，核心就是不断加强志愿文化普及，让“公益人”行为进一步成为社区时尚。

巧搭平台，鼓励更多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相对于退休者而言，上班族更忙碌，这是事实。然而，鲁迅先生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关键看你是否具有主动作为的意愿。居委会可以结合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特点、特长，创设“社区服

务网站”、建立“楼组互助社”、举办“公益榜发布会”、组织“家庭文化展”、推选“小区形象大使”等载体，让大家饶有兴趣地参与进来、融入其中，从而提升与己关联度，延伸自我价值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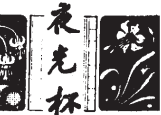
乘势借力，主动招募属地单位社区志愿者。随着区域化党建力度持续加强、运用共治共建、联动联建方式，将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一些党员、积极分子和各种爱好者，充实到小区志愿者队伍中来。由所在居委会开出“公益服务清单”，让双方党组织互通有无，挽手相连，促进资源整合。利用活动契机，使这些驻地单位驻地人，认领清单“上岗”。这也是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拓

在我十来岁光景，家中特别拮据。眼看临近年尾，家中没钱张罗年货，也没余钱为我们兄妹几个添置过年的新衣。有一天晚上，母亲召集全家人商议，决定将家里几只肥壮的芦花鸡卖掉。

那是3只羽翼漂亮的芦花鸡。打从开春后捉进家门开始，毛茸茸的小鸡仔一点点长大。我每天早晨打开闸门把它们放出鸡棚，傍晚模仿着母鸡叫声招呼它们回家。我也经常给它们抓回一些吃食。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喂食时，却发现少了一只，赶紧打着自制的手提电灯出门寻找。室外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又突然下起密密匝匝的细雨，冒雨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回了被困在树丛中的那只小鸡，自己却被淋成了一只“落汤鸡”。

大约3个月后，小鸡仔慢慢长齐了羽毛，头顶生出了大红色的冠。村里的鸡群中，就数我家的芦花鸡最帅、最英俊。听到母亲要卖掉它们，我心里不是滋味。

前一天晚上，母亲变得特别慷慨，喂了几把上好的大米，而后将它们从鸡棚里捉出来，用几根稻柴将鸡脚绑住，放入一对谷箩里。母亲掂了掂，在园中捡了两块土还放在后面谷箩里，两头重量总算均衡了。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着残月的光亮，走在去斜桥镇的小路上。土路被冻得梆梆硬，积水结了冰。脚上的布棉鞋像没穿一般，脚趾都被冻得麻木。到天色微明，浑身才有了热气。我央求母亲，找个地方停憩，让我再看一看那3只鸡。走过了一段长长窄窄的田埂，母亲将担子停放在路旁的桑树下。我探着头，细细地瞧着那只黑色芦花鸡，借着微弱的晨光，见它也伸长脖子往外张望，我抽手轻轻抚弄了一下。而后又去看另一只谷箩，瞧



于病为什么只是厌憎？汉语中有“与病缠绵”一说，“缠绵”一词内涵了人与病的爱恨情仇；自宽自解二，或问耳鸣何感觉，我曰：有时是“半夜鸣蝉”，有时是“蛙声一片”，就差“杨柳岸晓风残月”了。至于耳聋，岂不闻那位庙号代宗的李家皇帝曾言“不痴不聋，不作家翁”；自宽自解三，上帝如此安排，自有上帝的道理，而上帝的道理，我们不可能懂，唯有领受，像《圣经》中的约伯那样。

但不得不承认，李笠翁的“鸡汤”固是未能诱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建立自己的幸福，但还是让我存了一份这样的“居心”：我有意无意地把我生病的知情范围尽量缩小——说出来，我自己也觉悚然，我莫非是不自觉地不甘、不愿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制造幸福感的材料？

我当然应该为我的这份“居心”，为我的狭隘与阴暗感到羞愧。

七夕会

志愿文化待深化

石路

见另外两只依偎在一起。我用力将一只淡色芦花鸡抱出来，搂在胸前，摸了摸它柔顺的羽毛，不舍地放回谷箩。

斜桥镇是桐乡隔壁县的一个小镇，离我家大约十八里地，沪杭铁路在此设有车站，常有商贩在镇上买了鲜活的家禽和蔬菜，贩卖到杭州或者上海等大城市。我们走了约摸3个钟头，终于走近人声嘈杂的小镇，天已亮透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人，跑上来向我们问价。母亲改口说我们暂时还不卖，便顺手拔掉了事先预好的草标。我心里琢磨着，母亲就算再坚强、再狠心，或许也没能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最后，那三只芦花鸡还是被卖掉了。归途中，道路的冰冻融化了，脚下泥泞不堪。母亲翘着一副空担，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我在后头，仿佛丢了魂似的，鼻子被冻得红红的，一路走一路止不住抽泣。其实，我知道母亲那时也一样心疼下面。可是，父母亲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几个“踏肩头”而生的子女需要抚养，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如今，四十余年了，母亲也已故世多年。现在无需再为诸如置办年货、增添新衣而担忧，但过往的种种辛酸，总是时常在我脑中恍惚显现。现世越是安逸，对过往那些故人与物事的怀念，便越发深刻。

黄浦区乔家路老城厢区域正式启动旧区改造了！我家一处位于光启南路358号的亭子间属于动迁范围。这次旧区改造的大致范围是：从东面的巡道街沿线向西到凝和路、南海溪弄、河南南路一侧，南面以俞家弄为主线、最南至黄家路一带，北边则到蓬莱路、东西唐家弄、东梅家街、引线弄等路街为止。光启南路是这次旧区改造的中轴线，起始于复兴东路以南的光启南路，在旧区改造完成后，除遗留的一小段路尾巴外，基本不复存在。

在渊源上，光启南路其实并不是光启路的南向伸延。这条路在我年轻时一直叫阜民路（历史上，那里曾有过一座“阜民坊”），为避免与静安区的“富民路”同音，也为彰显纪念徐光启，于1980年更名为光启南路。

相对于光启南路，我对光启路的印象更为深刻。

学龄前，我就熟稔光启路。从家门口的果有堂街，沿着薛弄底街往东走，跨过陈士安桥街口人影绰绰的老虎灶和飘散着大饼油条喷香的早点摊，再顺着昼锦路向东走过官驿街，看见门口杵着墨绿色邮筒的邮政所，继续向前到底就是光启路。有一次妈妈生病，我拿着五毛钱去光启路菜场，用二毛钱买回了一大坨雪里蕻咸菜，其他什么都没买到。妈妈看了竹篮里大把的咸菜哭笑不得。清贫的生活也不能天天用咸菜佐餐呀！我至今记得这件童年的糗事。光启路，在我小小的童心里就是个菜场，一个很长很长，仿佛走不到尽头的菜场，我在那里与妈妈一起走向生活……

其实，光启路并不很长，全长仅375米。北起方浜中路，南至复兴东路，纵使加上复兴东路以南之前叫阜民路的光启南路，它也只是上海千万条道路中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原称老县前街，拆除旧县署改辟后称县基路，又名阁老街坊（因为徐光启生前做过明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被尊称为“阁老”，那里曾建造过一座“阁老坊”）。1932年，为纪念徐光启遂定名光启路。上海有不少关于徐光启的史迹和地方，比如乔家路上的徐光启故居；南丹路上的徐光启墓；还有与徐光启相关的“徐家汇”……光启路，也是这样一处。可以留下吗？

光启路

周云海

卖鸡

王建新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

卖鸡